



蒙永麗

44.12.5生

雲南廣南人

大學畢業

■經歷／

雜誌社主編、出版社編

排部專員

■現職／

劇本、小說創作

■作品／

舞台劇「一九八九團圓夜」、「槍擊

事件——把愛找回來」

廣播劇「未來在召喚」等

電視劇「喬遷之喜」等

門

舞台劇劇本組第二名 蒙永麗

■時間

一九九一年

■地點

台北市周宅

■人物

鄭梅「貞」——女，46歲。是一位心性堅忍、情感內斂、愛恨分明的女子；外型端莊淑靜。家庭主婦。

鄭「母」——女，70歲。梅貞母親。是一個性剛毅、慈藹可親的老婦人。

周士「維」——男，48歲。梅貞丈夫。是一位忠誠、敦厚、愛家的生意人。

周「琳」兒——女，20歲。梅貞女兒。活潑俏麗，一頭時髦短髮，是一個自幼從溫室環境中長大的安琪兒，無憂無慮，心思單純，對生活充滿浪漫憧憬。

陳祖「寧」——男，52歲。梅貞姊夫。是一觀念保守矜持，舉止心高氣傲的知識分子。為高級工程師，瘦高，外型略顯嚴肅，唇上留有短鬚。

陳世「平」——男，27歲。梅貞外甥。編劇。個性看似明朗、風趣，其實內心深沈孤獨，情感世界長期處於悲觀、矛盾的糾葛中，平時卻總掩飾不露，面對感情事即逃避。

「春」——女，26歲。琳兒好友，也是世平女友。是一聰慧的溫柔女子。

■ 場景

(精簡，可迅速換場)

周琳兒房間

周宅客廳

鄭母房間

周宅前院

劇情簡介

二十年前，一段愛情的苦果，使鄭梅貞對初戀情人蘇文瑞深懷恨意。

但是二十年後，鄭梅貞驚聞與女兒琳兒論婚嫁的竟是初戀情人的兒子！而蘇文瑞即將在當天中午登門來提親。一道門，阻隔著過去和未來，或為心中緊閉交流的一道門。

門裏的故事和門外的故事在二十年間各自進行著。二十年後，一道門成為兩個故事會集交點。

長者們一場爭執，揭發出琳兒不為人知的身世，而琳兒對這一切渾然不知；孩子們因著上一代的情怨，使他們對愛情的抉擇也感到茫然了……

然而，這愁怨深鎖的一道門，究竟是開，還是不開呢？

第一場

一大早，周琳兒仍著睡衣，興高采烈地在房中試衣服。

琳兒的臥房，很簡單的陳設，主要有床、附穿衣鏡的梳粧台；窗戶繫掛柔和色彩的窗簾，明亮的光線從窗口透射進屋內；氣氛顯得活潑而愉悅。另有張寫字桌椅。

琳兒正拿著一件紗質薄軟的粉紅色小禮服，在鏡前前後左右比試著。

春華，穿著正式（在琳兒家作客）。她坐在床上，很有興味地欣賞琳兒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挑三揀四，患得患失的情態。

琳：春華姐，妳看看，到底好不好嘛？

春：（笑著）很好啦！再也沒有誰比妳更美麗了。

琳：真心話？還是哄我的？

春：（拿床上鞋盒裏的一雙粉紅色高跟鞋）配上鞋，就十全十美了。（遞鞋給琳兒）穿上看看。

（琳兒捨了拖鞋，穿上鞋，挺直腰桿兒，像模特兒一樣，在鏡前走過來，走過去）

春：怎麼樣？滿意了吧？（玩笑口氣）琳兒小姐——

琳：（把禮服摺床上，順勢坐床沿，脫去鞋擱床上）我總覺得缺一點什麼？可是——（嘟著嘴，看看禮服）又說不出是哪一點？

春：瞧妳！——別緊張，蘇學理只是帶他父親上門來提親，又不是結婚。剛才妳媽給我開門，一見面就說，妳緊張得早餐都吃不下。

琳：我才不緊張。

春：那麼——是興奮咯？

琳：（臉紅，離了床）才不是哪！

春：那妳到底是怎麼了？

琳：（臉上出現憂色）我是想，這次我要結婚，是不是真的太倉促了？

春：妳和蘇學理認識三個月，就決定要結婚，確實是太倉促了。

琳：可是，我們彼此真心相愛。再多的等待，又有什麼意義呢？

春：愛情需要時間的考驗。

琳：（顯出不悅）妳和我爸爸媽媽，都是同一個論調！

春：（笑道）琳兒，妳今年才二十歲。

琳：我已經成人了！

春：妳想想看，蘇學理是美國華僑，妳嫁給他以後，就要搬到美國去住。妳遠離了父母，放棄了大學學業，這一切，是人生的重大決定。

琳：這一切都是注定的。（回想起初識狀況，臉上流露出欣悅）三個月前，學理到台北來學中文，有一天在路上，他向我問路。一切，就這麼自然的發生了。當我們看到對方第一眼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好像我們已經認識好久了。春華姐，妳說，這是不是就是緣分呢？

春：（若有所思地）也許，這就是緣分吧！

琳：春華姐，妳在想什麼？

春：（一笑）我在想，妳父母多捨不得妳呀！

琳：（頑皮地）別瞞我了！妳是在想——我表哥，對不對？

春：（掩飾地）我為什麼要想妳表哥？

琳：妳一大早趕來，不就是為見他嗎？

春：胡說！我是來幫妳這個準新娘化粧的。

琳：春華姐，妳還把我當外人嗎？……妳和表哥，還是我介紹認識的。我呀，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春：（笑起來）妳這算是什麼比喻嘛！我和世平，可不像妳的戀愛這麼傳奇。

琳：春華姐，妳和我表哥談戀愛，算算（扳手指頭算），也有五年了，老天噢！——就是鐵樹，也該開花了吧？……你們

兩個呀，就像兩根僵硬的死木頭！就算是燧人氏取火，兩根木頭，也會起一點火花嘛？

春：（取笑琳兒）皇帝不急，急死太監！

琳：我真是搞不懂！……表哥一定有問題。

春：別瞎猜。

琳：春華姐，表哥再不娶妳，妳真的要變成老小姐了！這對妳，太不公平了！

春：愛情，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只要相愛，什麼都願意了。……像妳，連父母，還有我們這些好朋友都捨得了，還有

什麼捨不得的。

琳：（忽難過起來）春華姐……我捨不得爸爸、媽媽，捨不得你們……我（心情猶豫起來）我不要嫁了！

春：（笑安慰）別孩子氣了，人家中午就要上門來提親了，妳又要反悔了？

琳：（心意不決地）春華姐，我真的好矛盾喔！為什麼人要做選擇呢？要了一樣，就不能要另一樣。我嫁給學理，就要

遠遠離開這裏的親人和朋友；如果留在這裏，又要和學理兩地相思。世上的事，為什麼總不能兩全其美呢？

春：也許，正是因為不能兩全其美，我們所擁有的，才值得珍惜呀！（安撫）別三心兩意了，妳現在就像是繃在弓弦上

的箭，我們的手只要輕輕一放，妳就要飛向自己的幸福了。

琳：（臉上有了笑容）春華姐，要是離開妳，以後我再有煩惱，真不知道要找誰去說呢！

春：（捉弄地）既然這樣，那乾脆不要結婚好了。等蘇學理來提親，我們就不要讓他進門，叫他回美國去，害單相思好

了。

琳：（撒嬌地）春華姐，妳又取笑人家——

春：妳呀，口是心非！

琳：人家真的捨不得妳嘛！

春：得了，我心領了。妳那份心思，那能逃得過我的法眼。妳是迫不及待，想嫁出去呢！

琳：（厚起臉皮）那有什麼不對？妳，不是一樣想嫁人嗎？

春：（沈靜下來）琳兒，並不是人人都像妳這麼幸運，能夠無憂無慮，想什麼有什麼的。

琳：（覺出自己太得意忘形，收斂），春華姐，對不起！……不管妳和世平表哥間有什麼問題，我希望，你們都能夠順利解決。

春：（擺起笑）別再浪費時間了，我替妳化粧吧。

（琳兒高興地點點頭。兩人到梳粧台前，搬椅坐下。春華替琳兒上粧）

（鄰母穿著、梳粧齊整，在舞台上。手上拿一串珍珠項鍊）

（琳兒從鏡中看見鄰母，轉身來）

琳：（高興地）外婆！

（琳兒迎向鄰母，扶她往床邊坐下）

母：春華幫妳化粧哪！

春：（已起身來）外婆，您起得真早。

母：我剛從教堂望完彌撒回來。

春：這麼早的彌撒？

母：禮拜天，我都是望第一台彌撒。

琳：（高興急切地）外婆，妳看，我這件禮服怎麼樣？昨天晚上回來，妳已經睡了。（把禮服在身上比著）

母：（賞識地）唔，好看，好看。妳穿什麼都好看。（起身持項鍊往琳兒，邊說）妳媽說，給妳買了件粉紅色小禮服，我就想到，我盒子裏這串珍珠項鍊，給妳戴上，一定合適。

琳：（可喜了）哇！好漂亮的項鍊。（撒嬌地）唔，外婆，妳有這個好東西，怎麼早不拿出來！

母：現在不就拿給妳了嗎？這還是妳外公過世前送給我的，平時我都捨不得戴。

（鄰母替琳兒在脖頸圍上項鍊）

（琳兒趕忙跑去照鏡子，高興地往鄰母和春華面前一亮相）

春：（笑道）妳說缺一點什麼，我看，大概就是缺這條項鍊了。

母：年輕女孩，戴什麼、穿什麼都好看。不像我們這個年紀，稍微穿花俏一點，就變成老妖怪了。

春：外婆，妳一點都不老。穿花點兒，更顯得年輕。

母：春華，就是嘴巴甜。將來嫁到婆家，一定討婆婆喜歡。琳兒，這點妳要多學。

琳：外婆，學理他的後媽是洋人，跟我們中國人不一樣。

母：（不以為然）有什麼不一樣？世界各國，只要是婆婆，都一樣！誰不希望討個孝順的媳婦？

琳：（撒嬌地）外婆，妳不懂啦！——

春：琳兒，外婆是為妳好。

琳：（沒法兒）嗯——妳們啊，都是老古板啦！（手指頭額作怪樣）

（鄰母和春華被逗笑）

母：老年人，都落伍了。將來，妳也有這麼一天的。（轉身往門方向）我回房去躺躺，這腰又疼了。

琳：外婆，我幫妳捶捶。

母：不用了。今天，妳是主角。（向春華叮嚀）春華，妳可要把我們這隻醜小鴨化得漂亮一點喲！

琳：（嬌聲嚷）外婆，我才不是醜小鴨呢！

春：（笑）外婆，妳放心，我會把這醜小鴨化成天鵝的。

母：我回房去了。

春：外婆，妳慢慢走喔！

母：（邊走邊應）好，好。（出門去）

（琳兒轉身來，捉狹兒地看著春華）

（春華一笑，拖琳兒推向梳粧台前坐下）

春：妳快來坐下吧！

（春華替琳兒上粧，琳兒服順地任其擺佈）

春：（邊動手邊說）「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妳外婆呀，可希望妳的裝扮，配得上她這串項鍊呢！

（燈暗）

第二場

早上。

客廳光線明亮。傢俱陳設簡單，但看得出是屬於上等家庭，主要陳設物是一套沙發和桌子。有一台錄音機。錄音機大聲放著小提琴亮麗明快的樂章。

鄰梅貞穿著端莊淑儀，可以看出她心情十分愉快。正手腳落地地給客廳做最後的打點，書報理理，手上雞毛撢子輕

快揮著，兩三下清爽了。她站定滿意地檢視一週，坐下把盆裏插的花稍微調整一下。

門鈴短短地響了一聲。梅貞似未聽見，仍理著花。

門鈴又響一聲。梅貞聽見了，但不確定，她起身去關了錄音機音樂。

門鈴長長響了一聲。梅貞忙去開門。

一陣熱鬧寒喧聲，陳祖寧、陳世平父子隨梅貞由舞台左方上（由觀眾席所看方位）。

貞：姊夫，你們來得真早，我客廳還沒理好呢。裏面請，裏面請。

寧：反正在家閒著也沒事，乾脆早點過來。

貞：坐。（收起雞毛撻子）

（祖寧因為熟悉的緣故，毫不推讓地也就坐下了）

平：阿姨，春華來了沒有？

貞：早來了，在琳兒房裏幫她打扮呢。

（世平欲離，去琳兒房）

貞：你別去了。女孩子化粧，一個大男人在旁邊看什麼？

平：阿姨，表妹化粧，我又不是頭一次看。上回她去舞會，還是我替她做的造型呢！

（周士維從右舞台上，穿著整齊，但因為在家裏，所以未著外套。手上拿著看過的報紙）

維：姊夫，這麼早就來了。

寧：士維，沒事，過來聊天。

維：（往祖寧身邊坐下）今天報紙看了沒有？戈巴契夫宣佈放棄共產主義了。鐵幕世界門戶大開！

寧：看了！特別早點過來，跟你談談心得。

維：真沒想到，蘇聯也有走上民主之路的一天。

寧：就等著看我們中國，是不是也有這個造化。

平：鄧小平可難說了，中國人是死要面子，寧死不認錯！要他承認共產主義錯誤，太難了。

貞：你們男人三句不離政治。我去燒開水，給你們泡茶。（梅貞起身，正欲離）

（琳兒又穿上禮服，打扮得明艷照人，和春華從右舞台高高興興出來。眾人驚艷）

琳：姨丈。

春：陳伯伯。

維：哎喲！不得了。這好像是從童話世界裏面走出來的小公主嘛！（起身向琳兒）

琳：（撒嬌）爸爸，你取笑人家！

寧：（老夫子似地）女大不中留。

平：（像行家似地，鑑賞地繞著琳兒身邊一會兒）琳兒，妳這麼早嫁人，真是太可惜了！妳應該在結婚前參加一次中國小姐選美，也不枉費妳這「天生麗質」啊？

琳：（機伶地）表哥，你這麼說，該不是在暗示春華姐吧？……要她趕緊去選一次美，否則嫁了人，變成黃臉婆，就太可惜了？

平：琳兒，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伶牙俐齒？……（像發表議論似的）看來，結婚對一個女人所能造成的改變，可是比原子彈爆炸還要來得千變萬化，震撼十倍呢！

春：（笑著挖苦世平）真奇怪，一個女孩碰到自己高興的日子，打扮得漂亮一點，也要遭人議論。

平：（息事寧人）我只是客觀的批評。

維：（攏著琳兒肩）我的寶貝女兒，我希望她，天天都這麼漂亮。

貞：（誇讚）春華，妳的手藝，可以去當美容師了。

春：還早呢！

寧：（對女人話題不怎感興趣，一起身，斷了眾人話題）媽呢？怎麼沒見她人？

琳：外婆說她腰疼，先去躺躺。

寧：嗯，老毛病了。我去她房裏打聲招呼。

維：我陪你去。

（祖寧、士維右舞台下）

貞：琳兒，陪世平、春華聊聊，我去廚房燒開水。

琳：（頑皮地）遵命！媽。

（梅貞收拾雞毛掸子，從右舞台下）

（世平、春華自在坐下。琳兒隨意靠坐椅把手上，她彎身從茶几桌取來糖菜盒，打開，請另兩人吃蜜餞。然後，把小糖菜盒放膝上，自顧吃起來）

平：琳兒，我真佩服妳。三個月，就把攸關生死的終身大事，給決定了。

琳：攸關生死？說得太嚴重了吧？

平：一點也不嚴重。妳看，在戲劇裏，我們所見到的偉大愛情，哪一齣不是「生死戀」？（離了座）

春：不愧是寫劇本兒的，三句不離本行。

平：實際生活也是一樣啊！妳們注意報上社會新聞版，許多人為了愛情，不惜砍砍殺殺。所以我說是「攸關生死」，一點

也不為過。

琳：（表懷疑）這麼說，愛情是犯罪的根源咯？

平：愛情本無罪。但是，談情說愛的人，卻大有問題。

春：好了。世平，你不要故作驚人之言。

平：我不是故作驚人之言。我只是給我這個小表妹一點忠告，要她三思而行。

琳：（固執地）我不需要你的忠告。

平：（以老賣老地）忠言逆耳——（尾音拖長）

琳：（放了糖盒，起身）每個人對我的婚姻都有意見，可是要結婚的，是我呀？……難道我會害自己嗎？

平：這論調不稀奇。大多數人是，婚前沒意見，婚後則意見多多，問題一籬筐。

琳：（挖苦世平）總比拖拖拉拉，猶豫不決，消耗寶貴青春，準備長期八年抗戰的人，來得好吧？

平：（臉湊向琳兒）我是穩紮穩打。

琳：（大不以為然地扭開臉，故裝腔）可憐的春華姐喲——

春：（笑起身步向琳兒）好啦！把我都叫短命了！

（祖寧、士維談著，從右舞台上）

寧：我對前景，抱持樂觀態度。你的生意大有可為。

維：做生意，風險大。不像你做高級工程師，飯碗穩當。

寧：你賣的是產品，我賣的是科技知識。說穿了，殊途同歸，還不是成就在一個「錢」字上。（手指一圈）

（祖寧，士維為賺錢的無奈笑起來）

維：坐，坐。

（祖寧、士維坐下，年輕人在兩人旁站或坐）

寧：琳兒。

琳：姨丈？

寧：這一次，你可搶在世平前面咯。

琳：什麼事啊？

寧：妳的婚事啊！

琳：怪表哥自己慢郎中嘛！

寧：（很保守地）不過，也好。女孩子家嘛，將來終歸是要嫁人，相夫教子，早點嫁人也好。

平：爸，琳兒可不是為這點。人家是愛情至上。

寧：（問琳兒）男方，是做什麼行業？

平：蘇家在美國開餐館。

寧：（嚴肅板著聲）我又不問你。

（世平知趣地閉口不言了）

琳：（笑著緩和氣氛說）姨丈，他們在紐約開餐館。學理說，生意滿好的。

寧：是從台灣過去的嗎？

琳：是啊，以前他們也住台北，二十年前全家移民過去了。學理是在美國出生的，這次，他來台北學中文，我們才有機會認識。

寧：「有緣千里來相會」，正是應了這句話。

維：（向祖寧）中國人在紐約，能混出個名堂，不容易。

琳：聽學理說，他爸爸以前是醫生，還是個心臟權威的名醫呢！

寧：哦？——以前我在紐約求過學，也許我聽過。

維：學理他爸爸叫什麼名字？

（此時，梅貞端著一盤茶杯從右舞台上，聽見問話）

琳：叫……叫（想了一想）：喔，叫蘇文瑞。

寧：啊——（驚然站起身）蘇文瑞？

（「啞嘴！」一聲，梅貞手中的茶盤、杯子全落在地上。梅貞僵著身，目光驚然）

（所有人都向梅貞望去）

琳：（擔心跑向梅貞）媽，妳怎麼啦？

維：（去扶梅貞）梅貞，不舒服？

（祖寧頹然地坐往椅上）

貞：（發覺失態，急忙掩飾）沒什麼……沒什麼……（看看地上碎杯，自責似）我真笨，一盤茶都拿不住。（蹲身欲撿地上碎片）

維：（拉住梅貞）別撿了。琳兒，去拿掃帚來掃掃。

琳：喔。（跑開）

（梅貞心神不寧，緩緩走向椅子。和祖寧憂慮的目光接觸到，梅貞無言迴避開，卻又和士維不解的目光相接觸，無言低下眼）

（琳兒拿了掃帚，畚箕出來，掃碎杯。春華和世平幫忙撿盤）

貞：琳兒？

（琳兒把掃帚交給春華和世平，走向梅貞面前）

貞：（強裝出笑容）琳兒，妳好像說過，學理他家是開餐館的？

琳：是啊。不過在開餐館以前，他爸爸是醫生。後來，他爸爸出了一次車禍，手受了傷，沒有辦法再幫人動手術了，才改行開餐館的。

貞：（像受了重擊般，沈吟地）原來——（緩緩坐下）是這樣！（眉頭深鎖住）

琳：（不解地，蹲下身）媽，妳怎麼了？

貞：（露出淒然又和藹的笑）沒什麼，琳兒，妳陪世平、春華等到妳房裏去坐，我有事跟妳爸爸和姨丈說。

琳：媽，是有關我的事嗎？

貞：（安慰地笑）當然是有關妳的事。

琳：（以為是談自己的婚事，顯出差怯笑靨）喔，那我回房去了。

貞：（拍琳兒肩）去吧。

（琳兒起身，和世平、春華一起從右舞台下）

維：（看琳兒走開，轉身來問梅貞）梅貞，琳兒婚事出了什麼問題？

貞：（不看士維，嚴肅著面孔）我不贊成這門婚事。

寧：（冷著聲，起身背起手）我也不贊成。

維：（有些失措）不是早就答應人家了。今天，蘇家上門來提親，就要談到婚事細節了？

貞：（冷硬，斬釘截鐵）我不答應！（立起身來）

維：（勸）現在節骨眼上，反悔不大好吧？琳兒那邊，怎麼交代呢？

寧：（反身來）士維，這件事情，梅貞想答應也難。（無奈，揮揮手）唉！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維：過去的事？……難道，你們認識蘇文瑞？

寧：不錯，那是一筆陳年舊帳了！（嘆造化作弄人）怎麼，偏就被琳兒碰上了呢！唉！——

維：（想了想，似恍悟）難道……（追問梅貞）梅貞，難道蘇文瑞，就是妳以前口中所提的舊情人？

貞：（似受不住，坐椅上）你不要再問了。

維：（不滿）為什麼妳不肯告訴我呢？……以前怕妳傷心難堪，不提。現在，妳還不肯說嗎？

貞：（搖頭）士維，你別再問了，我心亂極了！（離了椅，似想逃避）

維：（不放過，逼到梅貞面前）面對現實吧！這關係到琳兒終身幸福——

貞：（煩亂至極，打斷士維話）別再說了！我現在不想談，真的不想談。讓我靜一靜吧！——

(梅貞奔向右舞台下)

(士維看著梅貞激動地跑開，緩緩轉過身，驚詫而氣喪地，和僵立的祖寧，隔段距離對望著)

(燈暗)

第二場

時間續前場。

廊母房裏，主要陳設是一張床，落地窗有帘，光線暗。

廊母靠坐在床頭休息，此刻陷入問題的沈思中。

梅貞煩躁不安地在床前走來走去，心事決定不下。

兩人間沈默著。

母：(緩緩發言)都二十幾年了，到現在，妳仍然不能坦然面對蘇文瑞？

貞：(焦躁)媽，妳知道，我恨他的！(腳步更急促了)

母：(提醒)這關係琳兒一生的幸福。

貞：(情緒憤而不平)他為什麼要出現？：：：我好不容易忘記過去那段不愉快的時光，現在他又出現了！他像一個惡魔，陰魂不散！

母：(無奈勸慰)世上很多事情是沒有道理可講的，等妳碰上了，也只能接受。

貞：(停了腳步)妳要我認命？：：：(堅決)不，我不認命！

母：(懇勸)梅貞，天主要人寬恕，正如，我們也需要別人寬恕一樣。

貞：媽，不要拿妳那個主來壓我！上帝要是公平，就不會把這種不幸降臨在我頭上。：：對蘇文瑞，不值得寬恕！

母：妳要讓同樣的悲劇，也發生在琳兒身上？

貞：(又煩惱地走起來)媽，我正在設法！我正在設法！

母：還有什麼可想的？：：中午，蘇文瑞就要帶著他的兒子上門來提親，一切都準備就緒，館子也訂了。

貞：(停了步，目光像發著火，向仇人誓言般)不，媽，這一次，蘇家的命運是操縱在我手裏。我絕不讓他們進我家大門一步！

門一步！

母：上一代人的怨恨，讓它成為過去吧！

貞：我甘心！

母：（嘆）從小，妳們姊妹就不肯心甘情願聽我一句話。叫妳不要喜歡蘇文瑞，妳就偏喜歡他，這一切，都是妳自己造成的，不要只埋怨別人。（長而重地嘆一聲）唉——妳姊姊玉琳也是一樣！

貞：（想起了姊姊）媽媽，姊姊的事，我們要替她保守秘密。

母：（苦笑）秘密！秘密！我把老骨頭，還能再替妳們守幾年的秘密？……秘密不是永遠藏得住的。

貞：（愧然低首）媽，姊姊已經死了。好歹，讓她在世平心目中，留下一個好母親的印象。這是我們唯一能替姊姊做的。母：妳應該考慮的是琳兒的感受。妳該如何向她解釋呢？

貞：媽，這事——

母：（打斷梅貞話，強硬態度）這事我要好好考慮考慮，不能讓妳一錯再錯！

貞：（為難）媽——

（燈暗）

第四場

時間與上場同。

琳兒房中。光線明亮。

世平坐在寫字桌前，看一份手稿。琳兒站在他身後，懷著期待的情緒。

春華坐床沿，抱著枕頭，注視世平和琳兒，等著他們之間將發生的情況。

琳：（有些得意地）表哥，我這篇故事大綱寫得不錯吧？

平：（半譏地）豈止是不錯，（離了座）根本是不合理嘛！

（琳兒一聽，氣嘟嘟上前一把搶過手稿，看了看，向世平眼前一送）

琳：（質問）哪裏不合理？

平：（拿過稿，大肆批評起來）妳看，男主角千里尋妻，從台灣尋到日本，又從日本尋到美國，再從美國尋到香港。

春：（說好話）這一份執著堅貞的愛情，很能打動人心啊！

平：（哭笑不得的神態）各位，哪個男人那麼無聊啊？……捉拿逃妻差不多！

春：故事本來就是假的嘛！為了製造高潮，當然不得不安排一些非常理的情節呀！

琳：表哥，你寫的電視劇不是這樣的嘛？……男女多角戀愛，你愛我，我不愛你，他愛你，你又不愛他；再不然，就是相愛無緣，分分合合，哭哭啼啼，賺人眼淚的故事。

平：話是不錯。儘管故事情節離奇，但基本上，要求合理呀！

春：琳兒的故事，有哪點不合理呢？

平：妳看這故事，男主角患了絕症，為了找到失散的妻子，再見心愛的人最後一面，毅然決然踏上千里尋妻之路。可是他不是有一個有錢人，又不能工作了，他的旅費要哪來呢？

琳：愛情的力量，可以幫他克服一切困難。

平：麵包與愛情之爭，已是千古話題了。但我仍堅持，妳得先解決了男主角的經濟狀況，才合理。

春：（想到了好的安排）你不妨這樣想，像這樣可憐的丈夫，一路上會得到很多人幫助的。

平：故意製造博人同情的畫面，這太矯情了吧？而且，根本不會有男人這樣做的。

春：說了半天，原來是大男人主義情結在作祟！

琳：（堅持己見）我覺得這故事很好。以前我們看的情節，總是尋母、尋夫、尋子，現在讓丈夫來尋妻，變化一點口味，也不錯啊！為什麼你要反對呢？

平：我不是反對，只是提醒妳事情的合理化。好表妹，從小到大，妳在溫室裏生活慣了，要什麼有什麼，全憑妳意，不了解現實生活壓力是什麼？如果妳想做個成功的劇作家，那麼妳應該走出這個床和梳粧台的象牙塔之外，到外面多接觸社會現實無情的考驗，睜眼看看別人是怎麼生活的，才能累積妳寫故事多采多姿、豐富的經驗。（手稿放桌上）

琳：（鬥氣地）表哥，你好像把我說得一文不值的？：其實，我跟一般人沒有什麼不同，照常過日子，也有喜怒哀樂，也要吃喝拉撒，有什麼不同？

平：比起別人，妳幸福太多了。

春：無憂無慮，有什麼不好呢？別人求還求不到呢！

琳：（思忖著欣喜起來）我也懂得替別人著想的。譬如說，你和春華姐的事。（高興盤算著）等我的婚事過後，我就跟姨丈去說，要他到春華姐家去提親。

平：（臉色僵起來）琳兒，妳不許胡來。

琳：（貼向春華身上）春華姐，妳說呢？（逗趣地）

春：（看世平凝重的反應，心冷下來，強笑敷衍著）琳兒，作新嫁娘可不輕鬆喔，妳還有心思管別人的事？

琳：表哥一天到晚寫別人的愛情故事，自己的呢，就是結不了局。我看哪，這個結局，得由我來寫。（好心地）春華姐，有我在，表哥跑不掉。

平：（暗中有些失意地，故作瀟灑一聳肩）妳們聊，我出去了。

春：（忙問）你去哪裏？

平：剛才我進門，看見放在前院的腳踏車，車上積滿了灰塵。

琳：（不好意思解釋）我已經好一段時間沒騎了。

平：（半取笑地）談戀愛談得沒時間了，是不是？……我去把車擦擦，不然會生鏽了。

（世平勉強笑笑，神情悵鬱地離開）

琳：（不解世故地）表哥真奇怪，一會兒興致高昂的大發言論，一會兒又悶悶不樂的。真搞不懂，誰又得罪他了？

春：（彷彿心思也被世平帶走了，面顯憂色）有時，連我也不了解他。

琳：（提起興致）別管表哥了。春華姐，（開心地拿起稿子）妳幫我看看，這故事大綱有什麼需要加強的地方。（俏皮地伸出雙手，遞交春華）

（燈暗）

第五場

時間續前場。

廊宅前院，主要佈景：內屋通前院的門窗、花樹盆景。

院中停置一輛女用腳踏車。

世平蹲著身子，正專注地用布擦拭腳踏車骨架。

春華由內屋出來。

世平瞥見春華，卻不招呼，益發低下頭努力擦拭車子。

春華似有所猶豫，仍緩緩走到世平身邊。

春：世平？

（世平眼見裝不成了，只得站起身來招呼）

平：（有些失措地）妳也出來啦！

（春華欲言又止，彷彿下不定決心）

平：（沒話找話）妳看這車，有十幾年歷史了。我母親在世的時候，常帶我來阿姨家玩，每次，我都和琳兒爭著要騎腳踏車（想著有趣，笑起來）。現在長大了，也沒機會騎了。不過，琳兒倒發現了它的妙用，據說騎腳踏車是最佳的健康運動之一，可以消耗熱量，保持身材呢！對這輛老爺車來說，可算是廢物利用了。（說著興頭上，又蹲下身去擦車了）

（春華猶豫了一會兒，終於鼓足勇氣）

春：世平，我想跟你談談。

（世平預知有事，緩緩站起身。擦拭的布擱椅座上）

平：（有些不自在地）什麼事？

春：這幾天，我打電話到你家，都找不到你人。你好像，有意避著我？

平：最近比較忙，妳也知道，我在趕劇本嘛！（托詞兒）沒日沒夜的，製作人偏又催著要。

春：（顯得羞怯地，低著頭問）剛才琳兒提到的事，你有沒有考慮？

平：（明知故問地）琳兒提的事？

春：（小著聲）就是——提親的事啊！

平：（知躲不掉了，只得面對坦承）春華，目前，我還不想結婚。

春：（抬起臉，目光驚訝又失望地）你不想結婚？

平：春華，我不該就誤妳。我希望，妳能重新考慮對象。

春：（怕自己聽錯了）重新考慮對象？

平：（並不想解釋）春華，我知道妳很難理解。但是，我是真心的。

春：為什麼？你忘了以前對我的承諾？

平：我沒有忘。可是，我不願再就誤妳。

春：我不懂你的意思？

平：春華，我們認識也有五年了。這五年來，變化太多。時間在變，環境在變，人也在變。

春：可是我對你沒有變。

平：我知道妳沒有變。

春：（似恍悟）是你……你另有意中人了？

平：（急否認）不，不是。

春：那是為什麼？

平：（心思黯淡下）三年前，我媽過世了！

春：（追問）你媽反對我？

平：不，不是。春華，妳別亂猜。

春：（忍不住失望的煎迫）那是為什麼？請你告訴我。

平：我承認，我不夠堅強。有些事情，我只會怯步不前。

春：你害怕婚姻？

平：春華，這三年來，我對人生有了新的領悟。

春：你以前，從來沒有跟我談過人生。

平：我覺得，人活著，不一定要結婚。

春：結婚又什麼不好呢？

平：（有些憤而不平地）那些支離破碎的家庭悲劇，我們看得難道不夠嗎？……我們何必要去製造更多的悲劇呢？

春：（不解）為什麼你認定我們的婚姻，就是一場悲劇呢？

平：因為——春華，世上並沒有真愛。所有我們眼前的美好，都是短暫的。

春：世平，你太悲觀了。

平：世上貌合神離的愛情，我見得太多了。何必生兒育女，讓他們承受不幸呢？

春：（有些發急）世平，我不明白你為何會有這種想法？以前，你不是這樣的？

平：春華，你不了解我的家庭狀況。雖然，我們認識五年，你也見過我父母，可是，有些事情，如果不是生在其中，是

很難了解其真相的。

春：求你告訴我，我會試著了解。

平：妳一直認為，我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父母相處和睦，家庭和樂溫馨。

春：不錯，那一直是我所羨慕的。（回憶，面容柔和起來）我還記得，你母親在世的時候，每次我到你家，你媽媽總是煮

綠豆湯給我喝。冬天喝熱的，夏天喝涼的，她就坐在一旁，陪我聊天，問我家裏的狀況、學校的生活。我覺得，她

真是一個慈藹的母親。你的家，是充滿溫暖的。

平：其實不然。我媽的快樂和笑容，只有在別人面前才有的。在我的記憶裏，我媽始終很不快樂，她和我父親之間，好

像存在一個打不開的結。她對父親始終是順從而冷淡；我父親也一向很少回家。從小，我就很孤獨，家裏聽不到歡

聲笑語，大部分的時間，我都躲在自己房裏，研究天上的星星，聽比吉斯的唱片。我的童年、中學、大學，就是這

樣打發的。對父親，我只要交出好的學業成績就行了；而母親，她始終是默默的關懷我、照顧我，很親近，又很疏

離。這樣的生活，唯一的好處，是讓我從小養成獨立的性格。

春：世平，你為什麼不早說呢？你從沒有告訴過我這些。

平：直到認識妳，我的生活才多增添一份美好和甜蜜。可是我知道，這是短暫的。

春：為什麼是短暫的呢？

平：因為。這一切在若干年後都會變的，就像我父母之間。我母親去世才半年，我父親就交了女朋友，甚至還公然帶來

家裏！（恨自己無力）我除了裝作看不見，我還能說什麼呢？

春：（撲向世平身邊，鼓勵他）世平，忘掉以前的不愉快，也不要在乎你父親做什麼。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

平：（緩緩搖頭）家庭不愉快的陰影，在我心中始終揮之不去。我沒有勇氣去面對，自己將來家庭生活可能出現的同樣狀況！

春：我們和你父母是不同的。

平：婚姻的故事，全是大同小異的。我是編劇，我寫過太多婚姻失敗的劇情。

春：那些只是故事呀！你只見到生活陰暗的一面。

平：（沮喪）琳兒說得對，我只能寫別人的故事。我自己的，卻永遠沒有結局。（覺荒謬地失聲笑起來）多可笑啊，她一個未經世故的女孩，卻說對了！

春：（擔憂著）世平，你不嘗試，怎麼知道一定失敗呢？

平：（情緒有些激動地）我明白自己，我不希望下一代像我一樣，承受父母帶給他們的痛苦和不幸！

春：（無力地嚷起來）我相信，你會是一個好父親！

平：（激動地表達對自己的不滿）妳知道嗎？我寫過許多愛情故事、家庭故事，那盡是一些風花雪月、空中樓閣的愛情，或是殘迫不健全的家庭。長久以來，我要求自己，我很努力去學習，我要寫出生活中的真情摯愛，一份平凡而真實感人的愛情。可是我寫不出，我好像無法體會那種真情是什麼？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也從來沒有付出過！（失聲哭泣）我覺得好悲哀！儘管我再努力，我永遠只能做個二流的編劇。因為我找不到一份真愛，一份可以用心靈交流的真情！（掩面而泣）

春：（心疼地走向世平，將他擁入懷中，輕柔地撫慰他）世平，讓我幫助你。

平：長久以來，我一直在逃避。害怕付出，害怕失望，害怕受到傷害，妳了解嗎？

春：我了解。世平，你要給自己一個機會。你的人生，和上一代之間，總有些不同。正如你說的，時間會變，環境會變，人也會變。你可以改善，尋找到屬於你自己所希望的生活。

平：我不知道，是否有那麼一種生活存在。

春：有的。世平，我們要携手去創造它。

平：（迷惘地看著春華）春華，妳信任我？

春：我信任你。我願意把未來的幸福，託付給你。

平：（感動）春華——（將春華兩手捉來緊握在胸前）

春：世平，不要再懷疑自己，好嗎？

平：謝謝妳，春華，妳解開了我心中多年的結。

春：對自己未來的另一半，何必客氣呢？

（兩人對笑，情意綿綿）

(右舞台後，傳來琳兒哼歌的聲音)

(春華聽見聲音，回首望)

春：琳兒來了。

平：我現在心情太好，不想跟她抬槓。

春：那我們躲開。

平：好，到那邊去。

(世平拉著春華手，從左舞台跑下)

(琳兒哼著歌，心情愉悅地從右舞台散著步上來。晃到腳踏車前，拿起車座上的擦車抹布看看。)

琳：奇怪？表哥說要擦腳踏車，怎麼沒見人影啊？(想想，忽覺多餘)管他呢！等時間到了，他自然會出現。

(琳兒看看手錶)

琳：(自語)唉，時間過得真慢！(猜想)不知道……學理會不會緊張？(想著愛人笑起來，忽然想著一個純漏)哎呀，剛才跟姨丈說漏了嘴！好險！……蘇伯伯說，他以前跟媽媽是好朋友呢！這一次來，要給媽媽一個驚喜，叫我千萬不要先說出他的名字。唉，我差一點洩漏了這個大秘密！還好，媽媽不在場。(幻想兩人見面情況)等中午，他們兩人見了面，一定會很興奮呢！(高興起來，又想到)不知道他們大人現在到底在談什麼？……唔——一定是在談我的婚事。

(空中傳來幾聲鳥叫)

(琳兒抬起頭來，往前看)

琳：(欣喜地)哎呀，有一對麻雀停在牆頭上。(遐思地笑起來)連鳥兒也在談戀愛呢！

(世平和春華躡足從左舞台上，聽見琳兒最後一句話)

春：(逗樂)在情人的眼裏，連花、連草、連木頭都會談戀愛呢！

(琳兒嚇一跳，轉過面來)

琳：好哇！原來你們躲著偷看我。

春：妳一個人在這裏，想什麼心事啊？

琳：春華姐，我剛才在房裏，終於想到，我身上究竟缺哪一樣了。

春：(審視琳兒一身)難道戴了外婆的珍珠項鍊，還不夠完美嗎？

平：(挖苦)難得一次作秀的機會，當然意猶未盡嘛！

琳：唔，才不呢！我只是想到，上禮拜在一家店裏看到一條髮帶，跟這件衣服恰好相配。(拉春華)春華姐，妳陪我去買。
春：現在？

琳：反正時間還早嘛！路不遠，趕得回來的。

平：春華，妳還是陪她跑一趟，不然，她會遺憾終生的。

春：好吧，我們快去快回。

琳：（高興）謝謝春華姐！

（春華和琳兒挽手從左舞台下）

平：（看兩女孩離）沒辦法，女人天生就是愛美！

（燈暗）

第六場

時間同前場。

客廳中，鄰母和祖寧、士維對坐著，梅貞離眾人站一邊。氣氛僵凝而嚴肅。

母：（沈緩的語調）我想過了，這件婚事，由我作主。我決定，見見蘇文瑞。

寧：（站起身）媽，這絕不可行的！

貞：我也反對。

母：（不為所動地）我說過，由我作主。

寧：媽，琳兒和蘇文瑞的兒子不能結合呀！

母：為什麼不行？

寧：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姊弟呀！

維：（黯然的神態）姊夫說得不錯。（向梅貞）梅貞，如果蘇文瑞真是妳以前的舊情人，那他也就是琳兒的親身父親了。

對不對？

（梅貞似有口難言，不知如何作答，為難地避開臉）

母：（嘆然地）不，琳兒不是蘇文瑞的女兒！

（祖寧、士維兩人皆感驚訝，望向鄰母）

寧：不是！？（轉臉望望梅貞，又望望鄰母）怎麼可能呢？

維：（走向梅貞求證）梅貞，妳不是說，琳兒是妳和以前男友生的？

寧：天哪！梅貞，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母：（命令地）你們安靜下來，聽梅貞說。

（梅貞似心意未決，遲遲未開口）

維：（情急地）梅貞，妳開口啊？

貞：（懷著歉意）士維，我騙了你，琳兒不是蘇文瑞的孩子。

維：啊——那妳是說，還有其他的男人？

寧：（揚高了聲調，不耐煩地）梅貞，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妳把我弄糊塗了！

貞：（平靜地，也不願多說）事情很簡單。琳兒不是蘇文瑞的女兒，就這麼簡單。

維：（覺荒謬地）就這麼簡單！……梅貞，當初妳為什麼要對我說謊呢？我接受妳和琳兒，極力照顧妳們，我從來不嫌

棄什麼，妳為什麼不肯告訴我實話？（忍不住憤而脫口）妳生命裏，到底有多少個男人？

（梅貞驚憤給士維「啪！」一個耳光。士維驚，眾人驚，梅貞氣得發抖）

貞：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維：（摸著挨痛的面頰，態度強硬起來）好，妳有理。那妳告訴我，琳兒究竟是妳和誰生的？

貞：（橫了心）無可奉告！

維：好，廊梅貞，今天我才認識妳，原來是一個水性楊花、處處留情的女人！我真後悔看走眼，接納妳和妳的私生女。

妳辜負了我！

（士維傷心、憤然衝出客廳，左舞台下）

寧：（叫）士維——

（梅貞備感委屈，掩面啜泣）

寧：（責備口氣）梅貞，難怪士維生氣，他對妳一片真心，真是仁至義盡。換了任何一個男人，都嚙不下這口氣的！

貞：姊夫，我沒有對不起士維。

寧：妳有什麼苦衷，為什麼不直接說出來呢？

（梅貞哭泣不語）

母：（無奈地，道出真相）不要怪梅貞，要怪，就該怪她姊姊玉琳！

寧：（詫異）玉琳？……媽，這關玉琳什麼事？

母：（難以開口）唉！——叫我怎麼說呢？

貞：（撲至廊母跟前）媽，不要再說了！

母：（憐惜地看著梅貞）梅貞，這個祕密在我心中鏟了這多年，現在，是該面對的時候了。孩子們都大了，他們有選擇

自己幸福的權利。不管上一代有任何錯誤和仇恨，都該有個了結！

貞：（急切）媽，琳兒的選擇絕不是幸福的。

母：妳不能代她做決定。妳和妳姊姊都犯了錯，我對妳們的規勸都失敗了。這一次，我一定要阻止同樣悲劇再發生在琳兒身上！

寧：（追問）媽，玉琳到底犯了什麼錯？

母：祖寧，這件事，你一直被蒙在鼓裏。琳兒……是玉琳的孩子！

寧：（心驚）玉琳的孩子？！

母：不錯。（難堪愧疚地）不是和你生的。

寧：（覺荒謬地）媽，您在說什麼呀？玉琳是妳的女兒呀！

母：（異常冷靜地）我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琳兒是玉琳的親生女兒，她雖不是你的骨肉，可是因為玉琳的緣故，你也算是她的父親。

寧：（難以置信）這……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我會不知道？

母：有很多事你是不知道，人不是全知全能的。

寧：可是……這事？——

貞：（下了決定）還是由我來說吧！

（祖寧眼光盯向梅貞）

貞：（緩緩道來）這事不能全怪姊姊，要不是你一手促成，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了。

寧：（無辜不解）我一手促成？

貞：（將看祖寧的眼光移開，陳述道）你也知道，我跟蘇文瑞之間的一段感情。因為他家裏的反對，我們不能結合。蘇文瑞出國求學，我卻發現懷了他的孩子。當時，我心情很惡劣，一個人跑到南部去住。因為下樓不小心，摔了一跤，孩子流掉了！……我沒有告訴家人，也沒有回家，只想一個人靜靜的，留在南部療傷，但是，我卻無法忘記，蘇文瑞帶給我身心的傷害。

母：那時，你和玉琳的婚姻出現了嚴重的裂痕，我整個心思都放在玉琳身上，忽略了梅貞。

貞：姊姊一直想找機會，和你好好談談。可是，你不但拿不出誠意面對問題，反而接受了公司的深造計劃，丟下姊姊和世平，逃避到美國去求學！姊姊心灰意冷！偶然一次機會，認識了小她三歲的江浩。江浩熱烈追求姊姊，但是江浩家人卻極力反對姊姊。姊姊不知道該怎麼辦？是要跟你離婚？還是與江浩斷絕來往？……最後，她決定跟江浩。可是，不幸的消息卻緊隨而來，江浩出差，車子在高速公路出了車禍……姊姊整個人絕望了！她失魂落魄的來找我，說她懷了江浩的孩子，她想尋死……（稍平靜激動的情緒）是我攔阻她，要她留下孩子，出了主意，就當是我生的女兒，由我來照顧她、教養她。……我願意幫助姊姊，因為我能體會她的痛苦，那種失去愛的痛苦！

(祖寧頹然坐到椅上)

母：等我知道這些事，已經太晚了！我自己教育的兩個女兒，沒有一個符合我的期望！……可是，祖寧，你和玉琳之間的關係，原是可以挽救的。如果當時你不逃避，留下來面對問題，尋找解決的辦法，就不會發生後來的不幸！

寧：(覺懊惱)這不能怪我！(離了座)當時，我覺得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兩人分開一段時間。

貞：那是逃避的藉口！

寧：(感到尊嚴受損的不快)怪不得！怪不得我回國以後，玉琳對我那麼冷淡沈默，我以為她想通了，所以變得服從我。……其實，她是在逃避，逃避在她內心那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裏，她根本不再愛我！……難怪她常愛帶世平來妳家，也難怪琳兒會取名叫「琳兒」！這都是因為，她心裏還有著那個江浩的鬼影子！(越說越激憤難平)我真笨！被人戴了綠帽子還不知道！

(這時，世平由右舞台上，站在角落裏。他聽到大人的秘密，感到震駭，停住腳，細聽)

貞：(冷冷地)姊夫，你不必再耿耿於懷。這個秘密，不會再讓其他人知道。

母：琳兒大了，是該讓她了解真相的時候了。

貞：(急阻)媽，沒有必要讓琳兒知道真相。

寧：(鄙視地)也不能讓世平知道他母親那段見不得人的醜聞！不能讓他知道，琳兒是他妹妹！

貞：琳兒是我的女兒，我教養了她二十年，我不能失去她。我絕不讓蘇文瑞從我手上奪去她！我要阻止這門親事！

寧：琳兒的事，我不管了！我只要顧全我陳家的面子。

母：(痛心地)你們懼怕的究竟是仇人？是醜聞？還是自己？……那些過去的，還能對你們造成什麼傷害呢？使你們這樣懼怕？

貞：(力爭)媽，我不能再讓蘇文瑞毀了我的生活！

寧：媽，妳知道我有什麼感受嗎？我好像被出賣了！……玉琳不該做對不起我的事，她把我們陳家臉丟盡了！

貞：媽，妳不要再堅持，讓我們為難！

母：(氣得站起身)好了！你們到底怎麼了？鄰家的聲譽和倫理，早已經被你們這一代子孫搞得蕩然無存了！你們還想怎麼樣？還不肯罷休嗎？

(祖寧、梅貞無言低下頭)

母：看看你們，都已經四、五十歲的人了！在這裏，為了自己的面子、利益，爭論不休！叫人看了都臉紅。……你們造的孽，沒有理由讓下一代承擔。你們該好好想的是，如何給下一代子孫做個好榜樣！

貞：(內心掙扎，泣)媽，妳說的，我做不到……

(梅貞掩泣欲離，撞見世平走前來，驚然站住)

貞：（愕然）世平？

寧：（威嚴的語氣詰問）世平！你站這裏多久了？

（世平不理祖寧，一味逼問梅貞）

平：（難以置信的神色）阿姨，你們剛才說的，全是真的嗎？（大聲問）那些話全是真的嗎？（向三人）

（三人驚愕。梅貞答不出話來）

（燈驟暗）

第七場

時間緊接前場。

前院裏。

祖寧從客廳門出來，急欲擺脫背後的困擾。

世平追出門來。

平：（叫）爸，你不要走。

（祖寧站住，沒有回首）

寧：你不要過問！

平：（迷惑的口氣）爸，你要逃避什麼？你想逃避什麼？

寧：（拉下臉）這是長輩間的事，你不要過問！

平：爸，我已經二十七歲，我是一個大人了！請你不要再把我當小孩看。

寧：我難道沒有把你當大人看嗎？（回過身來）

平：那請你告訴我，只要一句話，剛才你們在客廳說的話，都是真的嗎？

寧：（黯然）真的假的，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平：那你又為何要逃避？

寧：（輕嘆口氣）世平，爸爸不是逃避，是要好好想一想。

平：這麼說——琳兒真是我妹妹？（感訝然）

寧：（冷冷地）妹妹又怎麼樣？她不是我們陳家的人！

平：可是，她是媽生的。爸，你能否認這點。

寧：誰曉得是真是假？我們又沒親眼看見！你就這麼相信，你媽是那種紅杏出牆的女人？

平：（沮喪）爸，你不要再騙自己了。

寧：（詰問）你能證明給我看看，你阿姨說的都是真的？沒有半點虛謊之言？或者，她是在給自己找藉口呢！

平：（似了解一些內情，低下首）爸，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寧：（微愣）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平：（低聲）是……有關你、我和媽之間的。

寧：（有些嘲弄地）哦？難道你這兒也藏有什麼大秘密，是我不知道的。

平：（憶及往事，臉上顯得陰鬱起來）你出國那年，我六歲。

寧：不錯，我記得。

平：那年的生日蛋糕，只有我和媽兩個人吃。你連電話都沒有打來一個？

寧：（避開世平詢問的目光，找藉口）那時我比較忙些，剛到美國，一切人生地不熟。

平：你好久好久才來一封信。每天放學，我就急著跑回家看信箱。……那個時候，我上小學一年級，比別的小朋友早讀一年，個子特別小。媽媽要上班，所以我脖子上總是掛著家門鑰匙。每天開了門，我就搬把椅子，爬上去看信箱……

可是，每次都失望！

寧：我信上不是說過，學校功課很繁重，不容易找出時間寫信！

平：我那時才六歲，哪裏知道這些？……好多次我都以為，你不要我們了！……寫家書，真的這麼費時嗎？哪怕幾個字，也是好的。

寧：過去的事，何必再提呢？

平：（不以為然）可是，它卻深深影響我、影響媽！……那時我已經懂事了！我知道，你和媽媽吵架，然後你就出國了。

你知道，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我會怎麼想？

寧：世平——

平：（打斷，激烈地）害怕你會拋棄我們的想法，在那四年裏，一直不斷的折磨我！……你知道嗎？

寧：（有些震駭而愧疚地）世平……你一直為這事在心裏怪我？

平：（轉開身）怪你又有什麼用呢？……一直到你回家了，我才安心。

寧：（苦笑）我一定會回來的，在公司裏，我是停薪留職。

平：可是，媽媽卻熬得很苦！她沒能通過這一關。

寧：（訝）你知道她有其他男人？

平：（輕輕搖搖頭）我不確定。我知道，媽媽心裏很寂寞，夜裏常哭。我以為，是我在學校裏常惹禍的緣故。……後來，

她送我到外婆家去住。：現在，我明白是為什麼了。

寧：（追問）你看過，有其他男人來家裏？

平：（面對父親）看過又怎麼樣呢？：爸，媽已經死了！

寧：有哪個男人能甘願戴這種綠帽子，你說？

平：難道你要到墳上，找媽算這筆帳嗎？

（祖寧垮下肩，眼光黯下）

寧：我是已經無能為力了！

平：過去的事，不會再回頭了！

寧：死人總是把難題留給活人。

平：爸爸，琳兒是我的妹妹，我會照顧她。

寧：琳兒，不姓陳！

平：爸，這些已經是無法更改的事實了！難道，我們不能面對現實嗎？

寧：（搖頭）你不了解。

平：我是不了解！我不了解人為什麼一定要盡地為牢，用自私的門戶之見去扼殺另一個真實的生命？：我寫這些故事，

已經寫煩了！

寧：你認為，是我自私小器嗎？

平：爸，我不是這個意思。

寧：輪不到你跟我說教！

平：爸，我不是說教。從小，我就不明白你是怎麼樣的人，當你面對我的時候，臉上總是那麼嚴肅，說的話也是命令句。

你和媽之間，從來就沒有真感情，那當初你們又為什麼要結婚，要生下我呢？：有時候，我甚至忍不住要去羨慕孤

兒院裏的孩童，至少，他們還有其他的孤兒做朋友，而我，卻連最親近的人都很陌生。：我只希望，你聽我一次？

寧：（矜持地）你今天，倒說了很多。

平：爸，我從來沒有跟你說過這些。說這些話，需要鼓足很大的勇氣。

寧：說出來也好。我們父子之間，很少這樣溝通過。

平：不管以前發生過什麼事，琳兒都是無辜的。她年輕、快活、有朝氣，像一輪初昇的艷陽，正迎向燦爛年華，享受人

生的快樂。爸爸，你不要因為她的身世，改變了對她的態度？

寧：唉！看見她，終要感到遺憾！

平：人生裏，比姓陳重要的事，太多了。

寧：（賞識地看著世平）世平，你比我所想的，要老沈多了。

平：爸，我正準備有一個新的開始。你應該感覺，我比以前更蓬勃、有朝氣才對。

寧：哦？大概被琳兒的事弄得心神不寧的，沒注意。

平：琳兒就要嫁人了，我們讓她高高興興的吧？

寧：（勉強妥協了）也許，你說的有幾分道理。

平：另外，爸爸，我不再反對你和黃阿姨來往。

寧：你是說真的？（驚訝）

平：嗯，我以後總會成家立業，沒有辦法留在家照顧你。我想，你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伴侶，再續第二春，未嘗不是件好事。我也放心得多。

寧：（感心慰）世平，其實，我跟你媽之間，並不是沒有感情。只是，我們錯過了和解的時機，這點，是爸對你感到抱歉的。如果時間能夠倒回，一切重新來過，我相信，我會處理得更恰當些。（手放世平肩頭上）

平：（感動）爸——（雙手緊握祖寧放肩上的手）

（祖寧另一隻手伸來，和世平兩手緊握住，神情感慨復感動）

寧：要說心裏的話，不容易啊！

（士維從左舞台上，像有心事般低首緩緩走向門，未見祖寧和世平）

（祖寧抬眼見士維，忙叫住他）

寧：士維！（向士維走去）

（士維停步，轉頭等祖寧走近）

維：（面有憂色，笑笑）姊夫。

寧：你上哪兒去了？

維：出去巷子走走。（提不起勁兒來）

寧：你也太衝動了！事情不弄清楚，就往外跑！

維：（知錯似地）姊夫，我就是回來，弄清楚事情真相的。

寧：（拉士維手臂）來，我們屋裏談談。（向世平招呼）世平，我陪你姨父進去。

平：好，我一會兒再進去。

（祖寧、士維邊談邊進客廳門去）

（世平心情輕鬆愉快，伸展雙臂、蹲蹲腿。看見腳踏車，走去，拿起座墊上的布，吹起輕快的口哨，蹲身擦拭起來）
（琳兒、春華兩人高高興興地從左舞台上。琳兒頭上，多了一條和小禮服相配的同粉紅色髮帶）

(世平見兩人，止了口哨，從兩人身後走來)

平：喲，兩位大小姐逛街回來了。

琳：(擺了姿態)表哥，你看看，我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啦？

(世平繞琳兒轉了一圈)

平：我看——沒什麼不同嘛！

琳：(洩氣)表哥，你真遲頓！給你一個提示——往上看。

平：往上看？(往琳兒臉上瞧半天)妳的粧該補補了。

(琳兒氣得身子一垮)

春：(笑起來)別生氣，世平是故意的。

平：好啦！我看見啦！妳頭上那條髮帶，配妳身上這套衣服，再合適不過了。

琳：表哥最壞了，就想把我氣老！他就得意了。

平：吔，我可沒那麼壞心喲！我希望妳永遠年輕美麗，永遠是二十歲。

春：那怎麼行啊！她永遠二十歲，那就體驗不到三十歲、四十歲的生活樂趣了？

琳：吔，(大眼睛一轉)春華姐說得有理，我贊成！

平：(嫌)妳們女人還真難討好！說老不行，年輕也不行！

春：(嫣然一笑)不要討好，要體貼。

平：琳兒，妳嫁到美國，可得處處留意，自己懂得照顧自己了。要是有什麼人敢欺負妳，立刻打電話給我。

琳：放心，學理他會保護我的。

平：那很難說啊，也許，欺負妳的人正是他呀！

琳：(眨眨大眼，質疑起來)表哥，你怎麼突然變得對我關心起來啦？

平：表哥關心表妹，那有什麼不對？

琳：以前姨媽在世的時候，常說我們兩個像一對鬥雞，一個是小公雞，一個是小母雞，只要碰在一塊兒，就抬槓抬個沒

完，你忘記啦？

平：沒忘。很慶幸，我們不是生在同一個屋簷下。

琳：難道你今天吃錯藥了？

春：琳兒，有人關心還不好啊？一定要追根究底？

琳：喔——我明白了！春華姐，一定是因為我要嫁了，他呢，以後再也找不到抬槓的對手了，所以對我格外覺得有點捨

不得了！對不對，表哥？

平：（想了想，不置可否地）這麼說，也成！

春：對了，琳兒，妳在家從沒下過廚，這下到美國經營餐廳，怎麼幫夫？

琳：這妳放心。我已經買了好幾本食譜，從明天開始，在家一道道學習，到時候準保罩得住。以後你們到美國探親，我做滿漢全席請你們。

平：（不信地）哇！愛情的力量真是偉大！竟然能叫一個連煎蛋都不會的嬌嬌女子，變成一個名廚！

琳：（信心十足）一點不假。

春：那我們等著瞧咯！

平：（向琳兒）妳知道嗎？我忍不住想大叫——

琳：叫什麼？

平：（舉雙手大叫）愛情萬歲！（誇張地）

（三人哈哈大笑起來）

（燈暗）

第八場

時間續前場。

琳兒房間裏。

梅貞坐琳兒床沿，雙手緊抱枕頭在胸前，身體前後輕輕晃著，眼神低低朝前看著，似在回想著以前的美好時光，口中輕哼著《搖籃曲》。

士維緩緩從右舞台走進房裏，離床一段距離站住了，看著梅貞。

維：（輕輕地）梅貞——

（梅貞身子停住，哼曲聲也靜止，緩緩轉過臉來，看見士維，眼中亮起了一些光彩，嘴角也有了笑容）

（說完話，眼中的光彩和嘴角的笑容又消失了，轉回臉，緊抱著枕頭，身子又前後輕輕晃起來）

（擔憂地）妳：在琳兒房裏做什麼？

（梅貞的身子停住不動）

（士維緩緩走向床沿，在梅貞身旁坐下，凝視著梅貞）

貞：（眼光滯然地，口中輕吐言語）我在想，帶琳兒的那段時間。她從小就好動，像個男孩子。人家說，女孩子比較好的，長得很像姊姊。

維：像妳姊姊，也像妳。

（梅貞回味這句話，緩緩轉臉來，注視士維）

維：姊夫把真相跟我說了。

貞：（夢囈似）那也好，總要知道的。

維：妳要把真相告訴琳兒嗎？

貞：說了又有什麼用呢？：：姊姊已經不在人世了！

維：這樣隱瞞她，不知道她會不會怪我們？

貞：她像一池純淨的清水，何必去把它攪混呢？

維：（輕嘆一聲）由妳去決定吧！

貞：好快，二十年就這樣過去了！

維：是啊，我娶妳的時候，琳兒才八個月大，現在也已經二十了。

貞：真矛盾。琳兒小時候，希望她快點長大，現在（看照片）才明白，孩子長大，就要分離的！

維：要不是為了琳兒，當初妳還不肯嫁給我呢！

貞：我的事，你都很清楚。

維：我知道，當初追求妳，我就表示過，不計較妳的過去。剛才我實在是太衝動，既然以前不計較，現在也就無權再追究。我接納琳兒，把她當親生的女兒看待，她也給了我很大的快樂。梅貞，妳能原諒我剛才的態度嗎？

貞：（恢復了一貫的冷靜自持）不必自責，我了解你對這個家所付出的心力。（放回照片）

維：所幸有一個琳兒，否則我們不能生，會有更大的遺憾了！

貞：這是命。（鬆下枕頭）

維：（勸）琳兒的幸福，我們不能不顧。

貞：（立起身，態度硬起來）這正是我在考慮的。

維：（跟著立起身）過去的，都可以諒解。

貞：（跨前，離開士維）你能，我不能！

維：（跟上前，到梅貞身邊）我能，妳也能。

貞：（轉開身）士維，你不了解的。

維：（有些洩氣地）妳不說，我當然不能了解。

貞：（轉身面對士維）你替媽來說客嗎？

維：妳誤會了，我只是關心妳，關心琳兒。

貞：（面容緩下，一時胸中情緒起伏不已）士維，對蘇文瑞，我心中只有恨！（眼中充滿恨意）

維：（驚訝異）恨？：我以為，妳一直忘不了他？

貞：（嘴唇浮上一絲苦笑）是的，我忘不了他，因為我恨他！

維：（臉上顯出了解的神色）為什麼？

貞：我們曾有一段美好的時光。三年的交往，我為他付出了一切。可是，他父母現實、功利，瞧不起我的家庭，他們認為自己兒子學醫，應該娶個有錢的媳婦，有助於他兒子的事業。原本，我以為只有他父母勢利，蘇文瑞本身是愛我的，他所說的山盟海誓都是真的……直到有一天晚上，（情緒激動起來，停頓片刻，抑制住情緒）我買了一本日記簿，想在他出國前送給他。那天很晚了，可是我迫不及待想拿給他。：走到他家門口，發現他跟另一個女孩正在話別，兩人親熱異常，後來那女孩開著漂亮的大轎車走了。當時，我差一點就昏倒！……蘇文瑞看見我站在牆邊，臉上驚訝得要命！他沒有說一句話，像逃避瘟疫一樣就逃進家門，把大門鎖上。

（梅貞沈靜下來，調整一下情緒）

貞：當我看見那兩扇冰冷冷的大門，在我眼前砰然關上，我的淚水（失聲泣出）忍不住像泉水一樣湧出……原來，蘇文瑞一直在腳踏兩條船，欺騙我的感情，準備在出國以後就把我甩了！他把我玩得好好！我不甘心，上前敲打門，要他出來面對我。可是，那兩扇門緊緊關著，任我如何哭號、哀求，那門都不曾開一下！……最後，他們打電話到警察局，叫警察來把我拖走！

（梅貞停止了敘述，像木頭人一樣站著）

維：以後，你們都沒有再見面？

貞：後來，我又去了兩趟、三趟、四趟……他母親在門裏叫罵，說蘇文瑞已經出國去了，叫我以後別再去找他！

維：（感嘆地）這種人，何必再理他！

貞：以後我也沒有去了！我病倒了，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個月。病好以後，我就搬到南部去。我的心整個死了！從發現懷孕到流產，我整個人就像一具行屍走肉般活著。直到姊姊來找我……

維：難怪我碰到妳的時候，妳只有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對我。：也正是因为妳那冷漠的態度，才引發了我對妳的好奇、想要照顧妳、保護妳。可是，妳一直拒絕我。

貞：後來是姊姊出了事才讓我再活過來。很抱歉，沒有告訴你姊姊的事，讓你一直以為琳兒是我生的。
維：（微笑搖頭）我不計較。我本來注定沒有兒女，現在卻有一個乖巧的女兒，我還有什麼不滿意呢？

貞：二十年！（苦笑）和一轉眼沒什麼兩樣。

維：當初妳做得很對，不然，妳姊姊的處境會很難堪。

貞：如果姊姊現在還活著，不知道她會怎麼想？

維：恐怕會和妳一樣，為琳兒的婚事煩惱。

貞：（怨惱）天下午輕男孩那麼多，琳兒為什麼偏偏就愛上蘇文瑞的兒子！……兩個人都還年輕，就偏要談婚嫁！

維：這是天意，是老天要試探我們。

貞：我不認命！

維：讓他們先訂了婚也好。現在年輕人都很有主見的，不合，還可以分開。

貞：我不能讓蘇文瑞搶走我女兒。我不甘心！

維：（溫和勸）梅貞，這是兒女們的事，不要讓上一代人的仇恨，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貞：（不可思議地）你要我……就這樣平白無故的原諒他？就當作……從來就沒有發生這回事？

維：事隔多年，我相信，蘇文瑞回憶過去所作所為，也會感到愧疚的。

貞：我辦不到！

維：（懇切地）梅貞，「包容」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辦法。

貞：我不能忘記，被蘇家的冷酷和勢利關在冰冷冷的大門外的一幕，我哭號哀求，心中只有絕望和痛恨！我也要讓他嚐

嚐，被關在大門外的滋味！

維：這樣做，是害了琳兒！

貞：我不是聖人。

維：琳兒愛學理，我們也早答應過他們的婚事。……這樣一來，妳要對琳兒如何交代呢？

貞：我又怎麼能夠，把女兒交到一個我不信賴的家庭裏去？

維：梅貞，如果琳兒為這件事怨恨我們，縱然我們留住她一輩子，那跟失去她，又有什麼不同呢？……換作是妳，妳會

諒解妳的父母嗎？

（梅貞啞口無言。她懷著愁思，緩緩走向床沿，身子一軟，坐在床上。心中滿是悵惘）

（士維緩緩走到床沿，在梅貞身邊坐下，伸手臂輕輕攏梅貞肩頭，安慰他拍撫她）

貞：自從嫁給你，人生總算有了一個歸宿，心裏也踏實了。總以為，可以這樣快快樂樂、平平靜靜的過一輩子……

維：不管蘇文瑞是個什麼樣的人，學理，是個好孩子。

貞：（悵然的語氣）我從沒想過，琳兒會離開我們。

（士維點點頭，表示明瞭她心中的情緒）

貞：你後悔娶我嗎？（看向士維）

維：不後悔。只覺得……意猶未盡。（擁緊梅貞）

貞：有一天，等琳兒嫁了，家裏就剩我們兩個了！

維：（執起梅貞手安撫她）人生路上妳和我，人家說，老來伴兒，老來伴兒，只有我們兩個，才是真正的伴兒。

（梅貞領會，頭輕靠士維肩上）

（士維擁著梅貞）

維：找個時間，我們帶媽一塊兒，出國去走走。外面的世界，海闊天空。世界，比這間房大得多，也比這間屋子裏的事，有趣得多了。……

（士維仍在陳述著未來的安排，但我們已聽不見他在說什麼，平靜柔和的音樂取而代之，輕緩地流出，延續一短時間）

（燈光緩緩地暗下）

第九場

時間續前場。

客廳裏。

鄭母和祖寧坐椅上，正進行談話到一半。

寧：（低沈地）其實，讓琳兒知道了真相，也未必好。究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要年輕人去體會當時的狀況，也不容易。

母：琳兒知不知道真相，並不重要。我的用意，是希望你和梅貞能夠面對現實。琳兒的幸福，就掌握在梅貞的一念之間。

其實，琳兒嫁到別家，又會多出一對公婆，叫誰爸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懂得生活的道理，這是你們為人父母，要給下一輩做榜樣的。

寧：是，媽，我了解您的用心。士維會勸梅貞的。

母：世平那邊怎麼樣？

寧：世平平倒是坦然，這孩子是完全長大了。

母：那就好。世平小時候，也是沈默寡言，和人格格不入的，大了倒好，到社會上做幾年事，人變得開朗多了。

寧：這孩子城府深。以前是我疏忽了，不過，現在我們彼此有了溝通，以後，不會再有問題了。

母：唉！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以前是「一兒一女一枝花，多兒多女多冤家」，現在呢，一兒一女也是麻煩！

（祖寧微笑點頭同意）

（琳兒、世平、春華說說笑笑，從左舞台上，進客廳）

琳：（跑向鄰母身旁坐下）外婆，妳腰不疼啦？

母：躺一躺，好多了。你們到哪兒去玩啦？

琳：我們在院子裏聊天。外婆，妳看我這條髮帶配衣服，好不好看？（在鄰母前擺姿勢）

母：好看，好看，妳穿什麼，戴什麼都好看。

（琳兒這下高興了，親暱地靠向鄰母）

平：琳兒就是喜歡聽甜言蜜語。在外面問過我們了，進來還要再問你們。

琳：每個人審美觀念不同。同樣一件東西，這個人覺得美觀，那個人卻未必。

平：哦？那妳是不是還要再問我爸爸一次呢？

琳：當然，不過，換一個問題。

平：換個問題？（眼珠轉了轉）妳又有什麼新花樣？

琳：（俏皮地）是關於（手指指坐著的春華和站著的世平）你們兩個的問題。

（春華和世平訝異，春華會意，急嚷）

春：琳兒，妳不要胡來！

（琳兒已躍到祖寧身邊）

琳：姨丈，我要向你告狀。

寧：（不解）告什麼狀？

琳：表哥用情不專，不解風情，辜負人家痴情女子的青春年華！

寧：哦？他辜負了誰？（問琳兒）

琳：（眨大眼睛，顯驚訝地）姨丈，你不知道，表哥和春華姐是一對呀？

寧：（恍然大悟起來）喔，妳是說春華呀！

琳：除了她，還有誰？表哥敢追別人哪，我一定不饒他！

母：春華是好女孩，誰娶得到她，誰有福氣。

（春華羞得低下頭）

寧：（看看春華，向世平）世平。

平：爸？

寧：你跟春華，認識多久了？

平：五年。

寧：嗯！你有什麼打算？

平：我們打算（坐在春華身邊，執起她手）農曆年前結婚。

（琳兒驚喜得張大口）

寧：（微驚）這件事，怎麼沒聽你提起過？

平：我原打算，回家以後，再跟您好好商量的。

寧：這麼說，是今天早上才決定的？

平：是的，爸。

寧：（心慰地點點頭）好，好。

琳：（跑向春華和世平）表哥最壞了！也不通知一聲，害我出糗！

平：我就知道你雞婆嘛！

琳：（不依）春華姐，妳怎麼也和表哥一起瞞我？

春：琳兒，今天妳才是主角，我們不想搶了妳的風采。

母：這下可好，是雙喜臨門了。

琳：（一拍掌）太好了！我們可以把喜事訂在同一天。春華姐，我們要一起做新娘了！（樂壞了）

寧：（怕事情有變化、刻意叫住琳兒）琳兒！

琳：什麼事，姨丈？

寧：別忘了，妳的事，先要跟父母商量過才行。

琳：我爸媽，一定沒有問題的。

（梅貞端了茶盤和杯從右舞台上，士維跟後面）

貞：什麼沒有問題？琳兒，妳不要隨便跟人家開空頭支票。（放了茶盤）大家喝口茶。

（衆人遞了茶杯）

（琳兒見梅貞不大開心，乖巧地拉梅貞坐下，暱著）

琳：媽，表哥和春華姐要結婚了。

貞：（訝然）哦，那倒是個好消息。（應酬地笑笑，向祖寧）姊夫，怎麼沒聽你提起？

寧：世平他們自己決定的，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貞：世平？

平：阿姨。

貞：這種事，怎麼也瞞著大家？

平：阿姨，今天琳兒才是主角，我們怎麼好喧賓奪主呢？

琳：媽，我是想，我和春寧姐可以選同一天。

貞：（毫無表情地）同一天做什麼？

琳：（高興地）做新娘！

（梅貞既無表情，也無言語，低下頭喝杯中的茶）

（琳兒皺起眉頭、嘟起嘴，看向士維，移過身去，拉士維手臂）

琳：（撒嬌地）爸——

維：（安撫）琳兒，結婚是終身大事，總要讓妳媽媽好好考慮考慮。是不是？

母：琳兒，來外婆身邊。

（琳兒老大不高興地到鄰母身旁）

母：（安撫）妳還年輕，訂婚可以，結婚……等唸完書再說，也不遲。妳不是說，想到美國唸大學嗎？

琳：結婚也可以唸大學呀！

母：那可不一樣了。這些事，妳都還不懂。

琳：我已經二十歲了，不是小孩子了。

母：（笑起來）在父母眼裏，妳永遠是需要照顧的孩子。

琳：（失望地）春華姐，我只好看妳一個人先做新娘了！

春：別失望，時間過得很快的。

平：搞不好，妳在未婚夫家餐廳打工，一吃苦，就不想嫁了也不一定。

琳：（打包票）放心好了，你的滿漢全席，不會黃牛的。

平：那我就放心了！

母：琳兒，幾點啦？

琳：（看錶）哎呀！十一點二十了！春華姐，妳快給我補個妝。（一把拉起春華）

（門鈴響起來）

琳：（著急）哎呀！來不及了！春華姐，快。（向世平）表哥先去開門，我馬上出來。（急跑右舞台下）

（門鈴又響起。衆人坐直身，目光望向梅貞）

（梅貞站起身來，全身都繃緊了。）

(世平、士維也站起身)

平：阿姨：門外客人在等了？

(梅貞緩緩走到台前，胸中情緒起伏)

貞：(感慨萬千)我的一生，彷彿就在等這一刻。

維：梅貞——

貞：(心中嘆息，認了命)去開門吧！門，總是要開的。

(衆人不動，氣氛肅穆)

(幕緩緩落下)